



爱伦·坡短篇小说全集

《科幻探险卷》

(美) 爱伦·坡/著 曹明伦/译

EDGAR
ALLAN
P O E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爱伦·坡短篇小说全集

科幻探险卷

(美) 爱伦·坡 著
曹明伦 译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伦·坡短篇小说全集·科幻探险卷/(美)爱伦·坡著;曹明伦译.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9

ISBN 978-7-5154-0508-7

I. ①爱… II. ①爱… ②曹…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4350号

出版人 周五一
项目监制 晋璧东
责任编辑 晋璧东 杨佳凝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434
销售热线 (010)62193669
印 刷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26千字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60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卷首语

时下，新一轮爱伦·坡阅读热在我国再次悄然兴起，这无不与当前不断有各种爱伦·坡作品中译本出版面世互为因果。据调研，我国近年有多种爱伦·坡作品问世，类型包括诗歌、小说、文学评论等，可谓富盈纷繁。但是，全面完整反映爱伦·坡短篇小说的出版物却是空白。为弥补这一缺憾，我们编辑出版著名翻译家、四川大学英美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曹明伦先生翻译的《爱伦·坡短篇小说全集》（共三卷），奉献给广大读者。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爱伦·坡短篇小说全集》中译本。

作为美国十九世纪的文学大师，爱伦·坡在多种类型的小说创作中都占据着奠基者的地位。他既是侦探推理小说的鼻祖、惊悚悬疑小说的奠基人，也是科幻探险小说的先驱、幽默讽刺小说的开拓者，对美国和世界文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受到众多文学巨匠的推崇、赞誉以及读者的青睐。在小说创作上，无论是什么主题，他都以自己主张的“效果论”指引创作实践，围绕阅读效果这个核心，组织故事的情节，始终让情节服务效果，读后总使人感到回味无穷、意犹未尽。他写侦探推理故事，注重案情场景的设计、推理逻辑的严谨和分析思维的缜密，并使读者在紧跟作品情节变化的同时，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凸显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效果；写恐怖惊悚故事，则善于制造意境、渲染气氛，读起来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彰显故事的离奇惊悚效果；写科幻故事，力图“对所有超乎寻常的东西进行科学解释”，把读者带入一个想象的神秘王国、未知世界，从而激发读者想象力，唤起读者探索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写幽默讽刺故事，则通过独特的情节设计、对许多熟知人物独具匠心的滑稽戏仿以及诙谐语言的活用，凸显故事的戏剧性和滑稽性效果。

爱伦·坡所开创的文学艺术形式和手法，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

巨大影响，许多后人纷纷师法效仿。例如，在惊悚小说创作上，伊迪丝·沃顿、威廉·福克纳、尤多拉·韦尔蒂、弗兰纳里·奥康纳、哈特·克兰、斯蒂芬·金以及其他众多作家的作品之中都借用爱伦·坡的哥特风格。在推理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创作上，柯南·道尔、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波特莱尔、王尔德、希区柯克、蒂姆·伯顿、江户川乱步、儒勒·凡尔纳、马克吐温等人的作品中都能找到爱伦·坡的影子，以至于有网友认为上述这些作家都无不是抄袭爱伦·坡。这种观点自然有些偏激，但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爱伦·坡在推理侦探小说、科学幻想小说、恐怖惊悚小说等创作上的奠基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爱伦·坡博览群书、学贯古今，犹如一部百科全书，他的每一篇小说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散发着知识的芳香。他的作品融古通今，旁征博引，涉及各种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包括宗教、哲学、历史、文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矿物学、航海、植物学、动物学、病原学，等等，等等。阅读他的小说，犹如在知识的海洋畅游，在智慧的苍穹翱翔。正因为如此，他的小说总是引人入胜、扣人心弦，让读者手不释卷。

谈及爱伦·坡作品在我国的出版传播，必然要说到《爱伦·坡短篇小说全集》译者曹明伦教授。翻译爱伦·坡作品最多、质量最优者，非曹明伦教授莫属。他的译文忠实、晓畅、传神，使爱·伦坡作品的思想内涵得到完美再现，令其灵动的艺术风格跃然纸上，准确传达给每一位中文读者，最终让爱伦·坡的作品在更广阔的审美空间实现了与更多读者心灵的沟通，使读者由此可以领略爱伦·坡这位世界文学大师的艺术风采，体悟其旻昊无垠、纷繁无限的内心世界，并在阅读中得以怡情、获得启迪。



2014年9月20日

译者序

二十年前，三联书店出版了笔者翻译的《爱伦·坡集：诗歌与故事》，其中收录了爱伦·坡的全部诗歌、全部小说（两部长篇和68个短篇）以及戏剧、散文等作品，深受读者青睐。随着新一轮爱伦·坡热的兴起，笔者现将《爱伦·坡集》中的全部短篇小说译文进行全面修订 [所依原著版本为美国韦尔斯利学院奎恩教授（Patrick F. Quinn, 1919 - 1999）编注的 *Poe: Poetry and Tales*, 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 1984]，分三卷出版，奉献给广大读者。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收录最全或曰名副其实的《爱伦·坡短篇小说全集》，包括了爱伦·坡一生创作的全部68个短篇小说（含一残篇）。读者、学人由此可以完整、准确了解和认识爱伦·坡短篇小说的全貌。

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 - 1849）的文学生涯虽然始于诗歌并终于诗歌，但他却被世人尊为侦探小说的鼻祖、科幻小说的先驱和恐怖小说大师。

爱伦·坡一生写了70篇（部）小说（含残稿《灯塔》），除长达12万字的《阿·戈·皮姆的故事》和4.8万字的《罗德曼日记》（未完稿）属长篇小说之外，其余68篇都符合他在《创作哲学》中制定的长度标准，都是“能让人一口气读完”的短篇小说。后人对爱伦·坡的小说有不同的分类，有的将其分为幻想小说、恐怖小说、死亡小说、复仇凶杀小说和推理小说。有的将其分为死亡传奇、旧世界传奇、道德故事、拟科学故事和推理故事。不过当代评论家对爱伦·坡小说的分类已日趋统一，大致分为四类，即死亡恐怖小说、推理侦探小说、科学幻想小说和幽默讽刺小说。

死亡恐怖小说是爱伦·坡小说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类。其中著名的篇什有《厄舍府之倒塌》、《威廉·威尔逊》、《瓶中手稿》、

《红死病的假面具》、《陷坑与钟摆》、《泄密的心》、《丽姬娅》、《莫雷娜》、《一桶蒙特亚白葡萄酒》和《黑猫》等等。这些小说的背景多被置于莱茵河畔的都市、亚平宁半岛上的城堡、荒郊野地里的古宅，以及作者心中那片变化莫测的“黑暗海洋”，其情节多为生者与死者的纠缠、人面临死亡时的痛苦、人类的反常行为以及内心的矛盾冲突。这类小说气氛阴郁、情节精巧，有一种梦魇般的魔力。但这种魔力是不确定的，所以长久以来，评论家们对这些小说的看法总是见仁见智。有人认为这些小说内容颓废，形象怪诞，基调消沉，表现的是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有人则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或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来解读这些小说，认为爱伦·坡在这些小说中表现了一种比人类现实情感更深沉的幻觉体验。具体举例来说，过去有人认为《瓶中手稿》和《阿·戈·皮姆的故事》写的不过是惊心动魄的海上历险，而现在却有人认为前者象征人类灵魂从母体子宫到自我发现和最终消亡的一段旅程，后者则象征一段人类精神从黑暗到光明的漫长求索；过去有人认为《厄舍府之倒塌》是美国南方蓄奴制社会必然崩溃的预言，而今天则有人认为《倒塌》实际上是宇宙终将从存在化为乌有的图示。总而言之，当代西方学者认为爱伦·坡的死亡恐怖小说之解读范围非常宽泛，他们甚至从中发现了他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亲缘关系。不过笔者在研读和翻译爱伦·坡的作品时有一种深切的体会，那就是他描写恐惧是想查寻恐惧的根源，他描写死亡是想探究死亡的奥秘，而这种查寻探究的目的是为了最终能坦然地直面死亡。正如他在《我发现了》的篇末所说：“……当我们进一步想到上述过程恰好就是每一个体智能和其他所有智能（也就是整个宇宙）被吸收回其自身的过程，我们因想到将失去自我本体而产生的痛苦便会马上停息。”

爱伦·坡是推理侦探小说的鼻祖，这早已是举世公认的定论。不过在爱伦·坡的时代，英语中还没有侦探小说（detective stories）这个说法，爱伦·坡自己将这类作品称为推理小说（tales of ratiocination）。一般认为，他的推理小说并不多，仅有《莫格街凶杀案》、《玛丽·罗热疑案》、《被窃之信》和《你就是凶手》等几篇。爱

伦·坡在前三篇推理小说中塑造了业余侦探迪潘的形象，并创造了推理侦探小说的基本模式。尽管他的初衷只是想证明自己具有分析推理的天赋，而不是要创造一种新的小说类别，但事实上他这几篇小说却对推理侦探小说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福尔摩斯这位家喻户晓的大侦探实际上就脱胎于爱伦·坡的迪潘。福尔摩斯的塑造者柯南道尔曾感叹，在爱伦·坡之后，任何写侦探小说的作者都不可能自信地宣称此领域中有一方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天地。

爱伦·坡不但是侦探小说的鼻祖，而且是科幻小说的先驱。他的《汉斯·普法尔登月记》和《气球骗局》堪称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前者比凡尔纳的《从地球到月球》早30年问世，后者也比凡氏的《气球上的五星期》早19年。爱伦·坡固然不以其科幻小说著称，但他对西方科幻小说的影响却非常深远。有学者认为他是“科幻小说的奠基人”，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之父”。著名科幻作家凡尔纳在1864年论及爱伦·坡的影响时说：“他肯定会有模仿者，有人会试图超越他，有人会试图发展他的风格，但有许多自以为已经超过他的人其实永远也不可能与他相提并论。”

幽默讽刺小说是爱伦·坡小说的一个大类，就篇数而论占了他短篇小说的三分之一，其中脍炙人口的篇什有《眼镜》、《生意人》、《欺骗是一门精密的科学》、《如何写布莱克伍德式文章》、《森格姆·鲍勃先生的文学生涯》等等。有些西方学者对爱伦·坡的这类小说评价不高，如西蒙斯认为他的讽刺小说滑稽有余，有潜在的虐待狂倾向，因此不能与他的其他小说相提并论；坎利夫认为爱伦·坡的幽默小说读来令人不快，从而将其“撇开”，只将其小说分为“恐怖”和“推理”两类；哈蒙德认为爱伦·坡的幽默讽刺小说之所以已经过时，是因为他所嘲讽的对象（唯利是图的商贩、不学无术的学者、自封的文学大师和小丑般的政治家）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早已消失。但笔者以为，这些学者似乎都忽略了一点，即爱伦·坡所嘲讽的不仅仅是那个“事事都在出毛病的世道”，而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假恶丑现象。爱伦·坡笔下有人凭剪刀糨糊当上文豪诗宗（《森格姆·鲍勃先生的文学生涯》），今天这世界仍有人凭糨糊

4 爱伦·坡短篇小说全集

剪刀当上教授博导；爱伦·坡笔下有美国人因当小报编辑而顺便在15岁时就成为与但丁齐名的文坛大家（《森格姆·鲍勃先生的文学生涯》），今天也有中国人因后来当了出版社编辑而早在16岁时就成了翻译爱伦·坡的译坛高手；爱伦·坡笔下有设法把泥浆溅到路人鞋上“拓展业务”的擦鞋工（《生意人》），今天仍有把碎玻璃撒在路上“招揽生意”的补胎匠和用强行“拓展业务”的手段牟取暴利的各类垄断公司；爱伦·坡笔下有“怀着奏出音乐的意图而制造出无限变化之噪音”的精神病患者（《塔尔博士和费瑟尔教授的疗法》），今天仍有把公共广场当成自家后院并在其中伴“无限变化之噪音”而翩翩起舞的男男女女。爱伦·坡曾说“现代人已使欺骗这门科学达到了我们愚笨的祖先做梦都想不到的完善程度”（《欺骗是一门精密的科学》），而今天不乏有当代人正在为更进一步完善这门“科学”而与时俱进地发挥着聪明才智。因此笔者认为，爱伦·坡的许多讽刺小说仍具有现实意义，仍能让人们发出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笑声，尽管这种笑声在消逝时往往会伴着一丝苦涩。

肖伯纳在论及爱伦·坡的小说时说：“它们不仅仅是一篇篇小说，而完全是一件件艺术品。”笔者以为，这批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包括爱伦·坡的各类小说。



2014年8月22日

目 录

译者序	曹明伦
莫斯肯漩涡沉浮记	(1)
一星期中的三个星期天	(16)
埃洛斯与沙米翁的对话	(23)
莫诺斯与尤拉的对话	(28)
催眠启示录	(36)
气球骗局	(46)
汉斯·普法尔登月记	(58)
山鲁佐德的第一千零二个故事	(100)
与一具木乃伊的谈话	(116)
未来之事	(132)
冯·肯佩伦和他的发现	(146)
斯芬克斯	(153)
言语的力量	(157)
反常之魔	(161)
凹凸山的故事	(167)
阿恩海姆乐园	(177)
兰多的小屋	(190)
埃莱奥诺拉	(201)
本能与理性——一只黑猫	(207)
金甲虫	(209)
灯塔(残稿)	(242)

莫斯肯漩涡沉浮记

神造自然之道犹如天道，非同于吾辈制作之道；故自然之博大、幽眇及神秘，绝非吾辈制作之模型所能比拟，自然之深邃远胜德谟克利特之井。

——约瑟夫·格兰维尔

我们当时登上了最高的巉崖之顶。那位老人一时间似乎累得说不出话来。

“不久前，”他终于说道，“我还能像我小儿子一样利索地领你走这条路。可大约三年前我有过一次世人从未有过的经历，或至少是经历者从未有人幸存下来讲述的那种经历。我当时所熬过的那胆战心惊的六小时把我的身子和精神全都弄垮了。你以为我是个年迈的老人，可我不是。就是那不到一天的工夫使得我黑发变成了白发，手脚没有了力气，神经也衰弱了，结果现在稍一使劲就浑身发抖，看见影子就感到害怕。你知道吗？我现在从这小小的悬崖往下看都有点头昏眼花。”

这“小小的悬崖”，他刚才还那么漫不经心地躺在悬崖边上休息，以至于他身体的重心几乎是挂在崖壁上，仅凭他一只胳膊肘支撑着又陡又滑的岩边以保持身子不往下掉。这“小小的悬崖”是一道由乌黑发亮的岩石构成的高峻陡峭的绝壁，从我们脚下的巉岩丛中突兀而起，大约有一千五或一千六英尺高。说什么我也不敢到离悬崖边五六码的地方去。实际上，看见我那位同伴躺在那么危险的地方我都紧张得要命，以至于我挺直身子趴在地上还紧紧抓住身旁的灌木，甚至不敢抬眼望一望天空。与此同时，我总没法驱除心中的一个念头：这山崖会被一阵狂风连根吹倒。过了好一阵我才说服

了自己，鼓足勇气坐起来并朝远处眺望。

“你一定得克服这些幻觉，”那位向导说，“因为我领你上这儿来就是要让你尽可能地看看我刚才所说的那件事发生的地点，以便我给你讲那番经历时那地方就在你眼皮底下。”

“我们现在，”他以其独特的格外详细的讲述方式继续道，“我们现在是在挪威海边，在北纬六十八度，在诺尔兰这个大郡，在荒凉的罗弗敦地区。我们脚下这座山叫赫尔辛根，也称云山。请把身子抬高一点儿，要是头晕就抓住草丛。就这样，朝远处看，越过咱们身下的那条雾带，看远方大海。”

我头昏眼花地极目远望，但见浩浩汤汤一片汪洋。海水冥冥如墨，使我一下想起了那位努比亚地理学家所记述的黑暗之海洋^①。眼前景象之凄迷超越了人类的想象。在我们目力所及的左右两方，各自伸延着一线阴森森的黑崖，犹如这世界的两道围墙，咆哮不止的波涛高卷起狰狞的白浪，不断地拍击黑崖，使阴森的黑崖更显幽暗。就在我们置身于其巅峰的那个岬角对面，在海上大约五六英里远之处，有一个看上去很荒凉的小岛，更确切地说，是透过小岛周围的万顷波澜，那小岛的位置依稀可辨。靠近陆地两英里处又矗起一个更小的岛屿，荒坡濯濯，怪石嶙峋，周围环绕着犬牙交错的黑礁。

较远那座荒岛与陆地之间的这片海面有一种非常奇异的现象。虽然当时有一阵疾风正从大海刮向陆地，猛烈的疾风使远方海面上的一条双桅船收帆停下后仍不住颠簸，整个船身还不时被巨浪覆盖，但这片海面上却看不见通常的波涛，只有从逆风或顺风的各个方向流来的海水十分短促地交叉涌动。除了紧贴岩石的地方，海面上几乎没有泡沫。

“较远的那座岛，”老人继续道，“挪威人管它叫浮格岛。中途那座是莫斯肯岛。往北一英里处是阿姆巴伦岛。再过去依次是伊弗

^① 指摩洛哥地理学家易德里希（Al Idrisi, 1100—1165），他写的世界地理志之拉丁语译本于1619年在巴黎出版，书名被译为《努比亚地理志》（*Geographia Nubiensis*），从此他也被讹传为努比亚人。——奎恩注（译者按：爱伦·坡在《埃莱奥诺拉》和《未来之事》开篇也提到这位地理学家和那片黑暗的海洋。）

力森岛、霍伊荷尔摩岛、基尔德尔摩岛、苏尔文岛和巴克哥尔摩岛。对面远处（在莫斯肯岛和浮格岛之间）是奥特荷尔摩岛、弗里门岛、桑德弗利森岛和斯卡荷尔摩岛。这些名称便是这些小岛准确的叫法，但至于人们为什么认为非得这么叫，那就不是你我能弄懂得了。你现在听见什么吗？你看见海水有什么变化吗？”

我们当时在赫尔辛根山顶已待了大约十分钟，我们是从罗弗敦内地一侧爬上山的，所以直到攀上绝顶大海才骤然呈现在我们眼前。老人说话之际，我已经听到了一种越来越响的声音，就像美洲大草原上一大群野牛的悲鸣。与此同时我还目睹了水手们所说的大海说变就变的性格，我们脚下那片刚才还有风无浪的海水眨眼之间变成了一股滚滚向东的海流。就在我凝望之时，那股海流获得了一种异乎寻常的速度。那速度每分每秒都在增大，海流的势头每分每秒都在增猛。不出五分钟，从海岸远至浮格岛的整个海面都变得浊浪滔天，怒涛澎湃，但海水最为汹涌的地方则在莫斯肯岛与海岸之间。那里的海水分裂成上千股相互冲撞的水流，突然间陷入了疯狂的骚动，跌荡起伏，滚滚沸腾，嘶嘶呼啸，旋转成无数巨大的漩涡，所有的漩涡都以水在飞流直下时才有的速度转动着冲向东方。

几分钟之后，那场景又发生了一个急剧的变化。海平面变得多少比刚才平静，那些漩涡也一个接一个消失，但在刚才看不见泡沫的海面，现在泛起了大条大条带状的泡沫。泡沫带逐渐朝远处蔓延，最后终于连成一线，又开始呈现出漩涡状的旋转运动，仿佛要形成另一个更大的漩涡。突然，真是突如其来，那个大漩涡已清清楚楚地成形，其直径超过了半英里。那漩涡的周围环绕着一条宽宽的闪光的浪带，但却没有一点浪花滑进那个可怕的漏斗。我们的眼睛所能看到的那漏斗的内壁，是一道光滑、闪亮、乌黑的水墙，墙面与水平面大约成四十五度角，以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飞快地旋转，并向空中发出一种可怕的声音，一半像悲鸣，一半像咆哮，连气势磅礴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也从不曾向苍天发出过这种哀号。

一时间山崖震颤，岩石晃动。我紧张得又一下趴到地上，紧紧抓住身边稀疏的荒草。

“这，”我最后终于对老人说，“这一定就是著名的梅尔斯特罗姆大漩涡了。”

“有时候人们也这么叫，”他说，“但我们挪威人称它为莫斯肯漩涡，这名字来自海岸和浮格岛之间的莫斯肯岛。”

一般关于这大漩涡的记述都未能使我对眼前所见的景象有任何心理准备。约纳斯·拉穆斯^①的记述也许是最为详细的，但也丝毫不能使人想象到这番景象的宏伟壮观或惊心动魄，或想象到这种令观者心惊肉跳、惶恐不安的新奇感。我不清楚那位作者是从什么角度和在什么时间观察大漩涡的，但他的观察既不可能是从赫尔辛根山顶，也不可能是在一场暴风期间。然而他的描述中有几段特别详细，我们不妨把它们抄录在这里，尽管要传达对那种奇观异景的感受这些文字还嫌太苍白无力。

他写道：“莫斯肯岛与罗弗敦海岸之间水深达三十六至四十英寻，但该岛至浮岛（浮格岛）之间水深却浅到船只难以通过的程度，即便在风平浪静的日子，船只也有触礁的危险。当涨潮之时，那股强大的海流以一种疯狂的速度冲过罗弗敦和莫斯肯岛之间；而当它急速退落时所发出的吼声，连最震耳欲聋最令人害怕的大瀑布也难以相比。那种吼声几海里之外都能听见。那些漩涡或陷阱是那么宽，那么深，船只一旦进入其引力圈就不可避免地被吸入深渊，卷到海底，在乱礁丛中撞得粉碎。而当那片海域平静之时，残骸碎片又重新浮出海面。但只有在无风之日涨落潮之间的间歇，才会有那种平静之时，而且最多只能延续十五分钟，接着那海流又渐渐卷土重来。当那股海流最为狂暴且又有暴风雨助威之时，离它四五英里之内都危机四伏。无论小船大船，只要稍不留意提防，不等靠拢就会被它卷走。鲸鱼游得太近被吸入涡流的事也常常发生，这时它们那种徒然挣扎、奢望脱身时所发出的叫声非笔墨所能形容。曾有一头白熊试图从罗弗敦海岸游向莫斯肯岛，结果被那股海流吸住卷走，当时它可怕的咆哮声岸上都能听见。枞树和松树巨大的树干一旦被卷入

^① 约纳斯·拉穆斯（Jonas Ramus, 1649—1718），挪威学者。——译者注

那急流，再浮出水面时一定是遍体鳞伤，仿佛是长了一身硬硬的鬃毛。这清楚地表明海底怪石嶙峋，被卷入的树干只能在乱石丛中来回碰撞。这股海流随潮涨潮落或急或缓，通常每六个小时一起一伏。1645年六旬节的星期日清晨，这股海流的狂暴与喧嚣曾震落沿岸房屋的砖石。”

说到水深，我看不出那个大漩涡附近的深度如何能测定。“四十英寻”肯定仅仅是指那股海流靠近莫斯肯岛或罗弗敦海岸那一部分的深度。莫斯肯漩涡之中心肯定是深不可测，而对这一事实的最好证明莫过于站在赫尔辛根山最高的巉崖之顶朝那旋转着的深渊看上一眼，哪怕是斜眼匆匆一瞥。从那悬崖之巅俯瞰那条咆哮的冥河，我忍不住窃笑老实的约纳斯·拉穆斯竟那么天真，居然把鲸鱼白熊的传闻当做难以置信的事件来记载，因为事实上在我看来。即便是这世上最大的战舰，只要一进入那可怖的吸力圈，也只能像飓风中的一片羽毛，顷刻之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曾经读过那些试图说明这种现象的文章。记得当时还觉得其中一些似乎言之有理，现在看来则完全不同，难以令人满意。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大漩涡与法罗群岛那三个较小的漩涡一样，“其原因不外乎潮涨潮落时水流之起伏与岩石暗礁构成的分水脊相碰，水流受分水脊限制便如瀑布直落退下，于是水流涌得越高，其退落就越低，结果就自然形成涡流或漩涡，其强大吸力通过模拟实验已为世人所知。”以上见解乃《大英百科全书》之原文^①。基歇尔^②等人推测莫斯肯漩涡之涡流中心是一个穿入地球腹部的无底深渊，深渊的出口在某个非常遥远的地方，而有一种多少比较肯定的说法是认为那出口在波的尼亚湾。这种推测本来并无根据，但当我凝视着眼前的漩涡，我的想象力倒十分倾向于同意这种说法。当我对向导提起这个话题，他的回答令我吃了一惊。他说虽然一说起这话题几乎所有挪威人都接受上述观点，但他自己并不同意这种见解。至于前一种见

^① 有趣的是，如今的《大英百科全书》等辞书在“莫斯肯漩涡”这个词条中都要提及爱伦·坡对此漩涡的描述。——译者注

^② 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 1601—1680），德国学者。——译者注

解，他承认自己没有能力去理解。在这一点上我与他不谋而合，因为不管书上说得多么头头是道，可一旦置身于这无底深渊雷鸣般的咆哮声中，你便会觉得书上所言完全莫名其妙，甚至荒唐透顶。

“你现在已好好地看过了这大漩涡，”老人说道，“如果你愿意绕过这巉崖爬到背风的地方，避开这震耳欲聋的咆哮，我将给你讲一段故事，让你相信我对莫斯肯漩涡应该有几分了解。”

我爬到了他所说的地方，他开始讲故事。

“我和我的两位兄弟曾有一条载重七十吨的渔船，我们习惯于驾船驶过莫斯肯岛，在靠近浮格岛附近的岛屿间捕鱼。海中凡有漩涡之处都是捕鱼的好地方，只要掌握好时机，再加上有胆量去一试。不过在罗弗敦一带所有渔民之中，只有我们三兄弟常去我告诉你的那些岛屿间捕鱼。通常的渔场在南边很远的地方。那儿随时都能捕到鱼，没有多少危险，所以人们都情愿去那儿。可这边礁石丛中的好去处不仅鱼种名贵，而且捕捞量大，所以我们一天的收获往往比我们那些胆小的同行一个星期所得到的还多。事实上，我们把这营生作为一种玩命的投机，以冒险代替辛劳，以勇气充当资本。

“我们通常把船停在沿这海岸往北大约五英里处的小海湾里。遇上好天气，我们就趁着那十五分钟平潮赶快驶过莫斯肯漩涡的主水道，远远地在那大漩涡的北边，然后调头南下直驶奥特荷尔摩岛或桑德弗利森岛附近的停泊地，那儿的涡流不像别处那么急。我们通常在那儿停留到将近第二次平潮，这时我们才满载鱼虾起锚返航。若是没遇上一阵那种能把我们送去又送回的平稳的侧风，那种我们有把握在我们回来之前不会停刮的侧风，那我们绝不会扬帆出海去进行这种冒险，而对风向的预测我们很少出错。六年期间我们因为没风而被迫在那儿抛锚过夜的事只发生过两次，天上一丝风也没有的情况在我们这儿十分少见。还有一次我们不得不在那边渔场上逗留了将近一个星期，差点儿没被饿死，那是因为我们刚到渔场不一会儿就刮起了狂风，狂风使水道怒浪滔天，那狂暴劲儿叫人想都不敢想。不管怎么说，那次我们本该被冲进深海（因为那些漩涡使我们的船旋转得那么厉害，结果连锚都缠住了，我们只得拖着

锚随波逐流)，但幸好我们漂进了那些纵横交错的暗流中的一条，今天漂到这儿，明天漂到那儿，最后顺流漂到了弗里门岛背风的一面，在那儿我们侥幸地抛下了锚。

“我们在‘渔场那边’遭遇的艰难，我真是难以向你一言道尽。那是个险恶的地方，即便在好天也不太平，但我们总能设法平安无事地避开莫斯肯漩涡的魔掌。不过也有过吓得我心都提到嗓子眼的时候，那就是我们通过主水道的时间碰巧与平潮时间前后相差那么一分钟左右。有时起航之后才发现风不如我们预测的那么强劲，我们只好缩短我们本来该绕的圈子，这时候那海流就会把船冲得难以控制。当时我哥哥已有一个十八岁的儿子，我也有两个健壮的男孩。在刚才说到的那种需要划桨加速的时候，或是在到达渔场后撒网捕鱼的时候，孩子们都可以成为很好的帮手。可不知什么缘故，尽管我们自己就在玩儿命，但却没勇气让孩子们去冒风险，因为那毕竟是一种可怕的危险，而我说这话是千真万确。

“再过上几天，我下面要给你讲的那件事就已经发生三年了。那是18××年7月10日，这一带的人们永远都忘不了那个日子，因为就在那天，这里刮过一场从来没有过的最可怕的飓风。然而在那天上午，实际上一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天上还一直吹着轻柔而稳定的西南风，头顶上也一直艳阳高照，所以连我们中最老的水手也没料到会骤然变天。

“我们三人（我的两个兄弟和我）大约在下午两点左右到达那边的岛屿之间，并很快就使鱼舱几乎装满了好鱼，我们都注意到那天捕的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七点整，根据我表上的时间，我们开始满载返航，以便趁平潮之机驶过那涡流的主水道，我们知道下次平潮是在八点。

“我们乘着从右舷一侧吹来的劲风驶上归途，以极快的速度行驶了好一阵，压根儿没想到有什么危险，因为事实上我们看不出任何值得担忧的迹象。可突然之间，从赫尔辛根山方向吹来的一阵风使我们吃了一惊。这种情况异乎寻常，我们以前从未遇过，我不由得感到了一点不安，虽然我不清楚不安的缘故。我们想让船顺着那阵